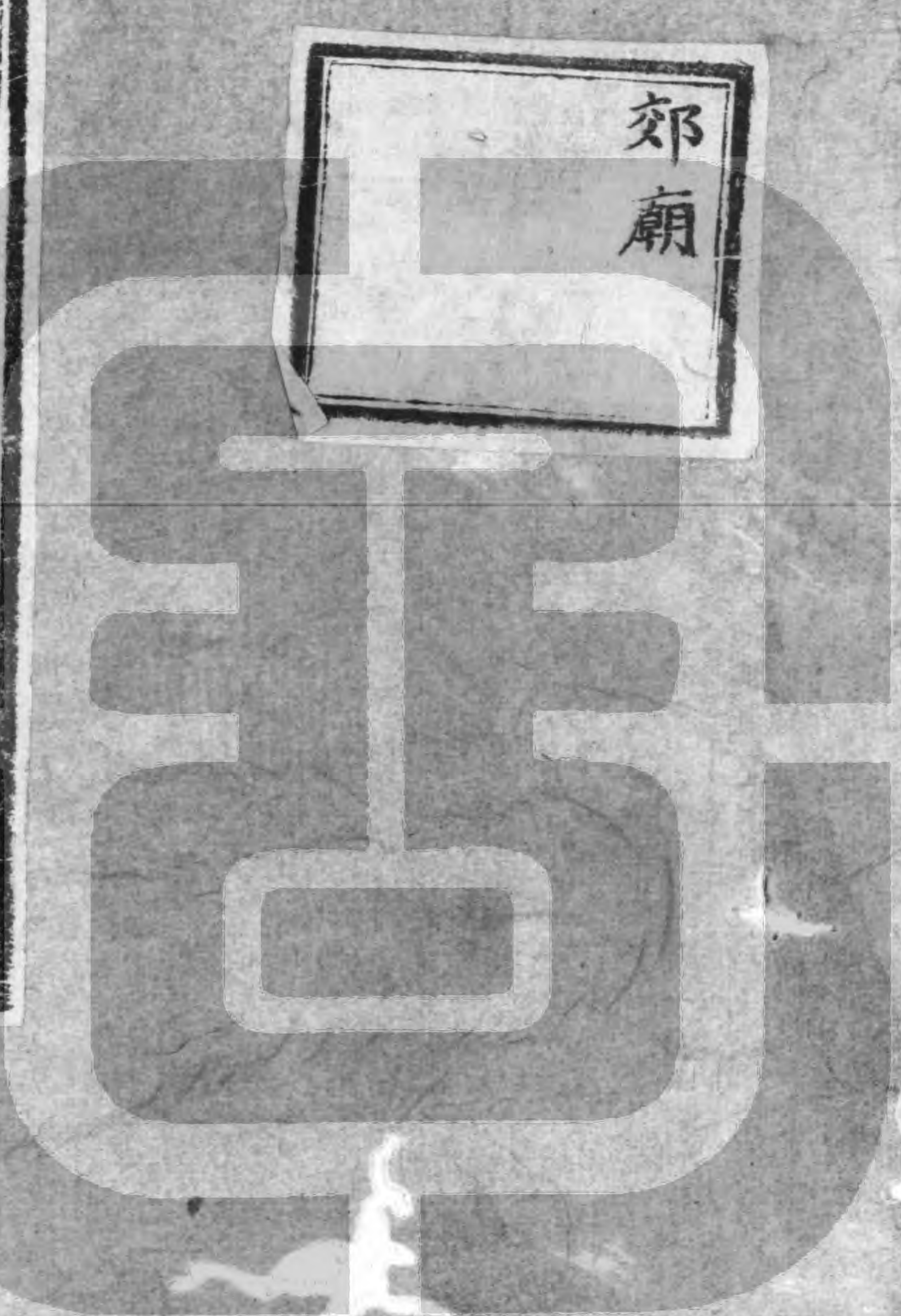


6244
:9

郊
廟

歷代名臣奏議

卷十七
之十八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七

郊廟

唐玄宗開元初奉昭成皇后祔睿宗室又欲肅明皇后并升為陳貞節
奏言廟必有配一帝一后禮之正也昭成皇后有大妣之德宜升配
睿宗肅明皇后既非子貴宜在別廟周人奏夷則歌小呂以享先妣
先妣姜嫄也以生后稷故特立廟曰閼宮晉簡文帝鄭宣皇后不配
食築宮於外以歲時致享肅明請準周姜嫄晉宣后納主別廟時享
如儀於是留主儀坤廟詔隸太廟母置官屬

陳貞節與博士蘇獻上言曰睿宗於孝和弟也按賀循說兄弟不相
為後故殷盤庚不序陽甲而上繼先君漢光武不嗣老成而上承元
帝晉懷帝繼世祖不繼惠帝故陽甲考成出為別廟又言兄弟共世
昭穆位同則毀二廟有天下者從禰而上事七廟尊者所統廣故及

遠祖。若傍容兄弟。則上毀祖考。天子不得。全事七世矣。請以中宗為別廟。大禘則合食太祖。奉睿宗繼高宗。則裸獻永序。詔可。乃奉中宗。服避正寢。三日不朝。猶幸夷都。伊闕男子孫平。上書曰。乃正月太廟毀。此躋二帝之驗也。春秋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今皆違之。魯文公之二年。躋僖於閔。上。後太室壞。春秋書其災。說曰。僖雖閔兄。嘗為之臣。臣居君上。是謂失禮。故太室壞。且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弟嘗臣兄。乃可躋乎。莊公薨。閔公二年而禘。春秋非之。况大行夏崩。而太廟冬禘。不亦亟乎。太室尊所。若曰魯自是陵夷。墮周公之祀。太廟今壞。意者其將陵夷。墮先帝之祀乎。陛下未祭孝和。先祭太上皇。先臣後君。昔躋兄弟上。今弟先兄祭。昔太室壞。今太廟毀。與春秋正同。不可不察。武后篡國。孝和中興有功。今內主別

祠。不得列于世。亦已薄矣。夫功不可棄。君不可下。長不可輕。且臣繼君。猶子繼父。故禹不先鯀。周不先不窋。宋鄭不以帝乙屬。王不肖。猶尊之也。况中興邪。晉太康時。宣帝廟地陷。梁折。又三年。太廟殿陷。而及泉。更營之。梁又折。天之所譴。非必朽而壞也。晉不承天。故及于亂。臣謂宜遷孝和還廟。何必違禮。下同魯晉。我帝異其言。詔有司復議。貞節獻與博士馮宗質之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父昭子穆。兄弟不與焉。殷自成湯至帝乙十二君。其父子世六易。乾鑿度曰。殷之帝乙六世王。則兄弟不為世矣。殷人六廟。親廟四。并湯而六。殷兄弟四君。若以為世方上。毀四室。乃無祖禰。是必不然。古者繇禰極祖。雖迭毀迭遷。而三昭穆未嘗闕也。禮。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者。故捨至親。取遠屬。父子曰繼。兄弟曰及。兄弟不相入廟尚矣。借有兄弟。立承統。告享不得稱嗣子。

嗣孫。乃言伯考伯祖。何統緒乎。殷十二君。惟三祖三宗。明兄弟自為別廟。漢世祖列七廟。而惠帝不與。文武子孫。昌衍文為漢太宗。晉景帝亦文帝兄。景絕世不列于廟。及告謚世祖。稱景為從祖。今為晉武帝。越崇其父而廟毀。及亡。何漢出惠帝而享世長久乎。七廟五廟。明天子諸侯也。父子相繼。一統也。昭穆列左。重繼也。禮兄弟相繼不得稱嗣子。明睿宗不父孝和。必上繼高宗者。偶室於廟。則為二穆。於禮可乎。禮所不可。而使天子旁紹伯考。棄已親正統哉。孝和中興。別建園寢。百世不毀。尚何議哉。平子猥引僖公。逆祀為比。殊不知孝和升新寢。聖真方祔廟。則未嘗一日居上也。事諸宰相。召平子與博士詳論。博士護前言。合軋平子。平子援經辯。數分明。戲等不能屈。蘇頌右博士。故平子坐貶都城尉。然諸儒以平子孤挺。見迫於禮官。不平。事亦知其直。久不決。然卒不復中宗於廟。

玄宗將大享明堂。貞節惡武后所營。非古所謂木不鏤。土不文之制。乃與馮宗上言。明堂必直丙巳。以憲房心布政。太微上帝之所。武后始以乾元正寢。占陽午地。先帝所以聽政。故毀殿作堂。撤之日。有音如雷。庶民譁訛。以為神靈不悅。堂成。災火從之。后不修德。俄復營構。殫用極侈。詭穰厥變。又欲嚴配上帝。神安肯臨。且密邇掖庭。人神雜擾。是謂不可方物者也。二京上都。四方是則。天子聽政。乃居便坐。無以尊示羣臣。願以明堂復為乾元殿。使人識其舊。不亦愈乎。詔所司詳議。刑部尚書王志愔等。僉謂明堂瓌怪不法。天燼之餘。不容大享。請因舊循制。遂署乾元正寢。正至。天子御以朝會。若大享。復寓圓丘。制曰可。

開元中。典章差駁。左補闕王仲丘。欲合貞觀顯慶二禮。據有真奉之。莫可廢之之誼。即上言。貞觀禮。正月上辛。祀感帝於南郊。顯慶禮。祀

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臣謂詩春夏祈穀于上帝。禮上辛祈穀于上帝。則上帝當昊天矣。鄭玄曰。天之五帝。遞王。王者必感一以興。故夏正月祭所生於郊。以其祖配之。因以祈穀。感帝之祀。貞觀用之矣。請因祈穀之壇。徧祭五方帝。五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也。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顯慶禮。祀昊天上帝于圓丘。臣謂雩上帝。為百穀祈甘雨。故月令大雩。帝用盛樂。鄭玄說。上帝也。乃天別號。祀于圓丘。尊天位也。顯慶祀昊天與月令合。而貞觀嘗祀五帝矣。請二禮皆用。貞觀禮。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於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臣謂周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天為感帝。引太微五帝著之上帝。則屬之昊天。鄭玄稱周官。旅上帝。祀五帝。各文而異。禮不容并而為一。故於孝經。天上帝申之曰。上帝亦天也。神無二主。但異其處。以避后稷。今顯慶真

上帝合於經。然貞觀嘗祀五方帝矣。請二禮皆用。詔可。

太子賓客崔沔上宗廟加籩豆議曰。臣竊聞識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樂之文者。能述。述作之義。聖賢所重。禮樂之制。古今所崇。變而通之。所以久也。所謂變者。變其文也。所謂通者。通其情也。祭祀之興。肇於太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麩蕪。汚樽杯飲。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作為酒醴。伏其犧牲。以致馨香。以極豐潔。故有三牲八簋之盛。五齊九獻之殷。然以神通至敬。可備而不敢廢也。是以血腥爛熟。去樽犧象。靡不畢登於明薦矣。然而薦貴於新。味不尚褻。雖則備物。猶存節制。故禮云。天之所生。地之所養。苟可薦者。莫不咸在。備物之情也。又曰。三牲之俎。八簋之實。美物備矣。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陽之物備矣。此節制之文也。鉶俎。籩豆。簋。簠。樽。罍。之實。皆周人之時饌也。其用通於宴饗。賓

客。而周公制禮咸異。與毛血玄酒同薦於先。晉中郎盧諶近古之知禮者也。著家祭禮觀其所薦。皆晉時常食。不復盡用禮之舊文。然則當時飲食不可關於時祭明矣。是變禮文而通其情也。我國家由禮立訓。因時制範。考圖史於前典。稽周漢之舊儀。清廟時享。禮饌畢陳。用周制也。而古式存焉。園寢上食。時膳具設。遵漢法也。而珍味極焉。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親必薦。順時令也。苑囿之內。躬稼所收。蒐狩之時。親發所中。莫不剖鮮。美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勅有司。祭如神在。無或簡怠。勗增虔誠。其進貢珍羞。或時物鮮美。考諸同典。有所漏畧。皆詳名目。編諸甲令。因宜而薦。以類相從。則新鮮服濃。盡在是矣。不必加於蓬豆之數也。至於祭器。隨物所宜。故大羹。古食也。盛於登。登。古器也。和羹。時饌也。盛於時器。故毛血盛於盤。玄酒盛於樽。未有薦時饌而追用古器者。由古質而今文便。

於事也。雖加蓬豆十二味。足以盡天下美物。而措諸清廟。有兼倍之名。近於侈矣。魯人丹桓宮之楹。又刻其桷。春秋書以非禮。御孫諫曰。儉。德之恭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恭德。而君納諸惡。無乃不可乎。是不以越禮而崇侈於宗廟也。又據漢書藝文志。墨家之流出於清廟。是以貴儉。由此觀之。清廟之不尚於奢舊矣。太常所請。恐未可行。又按太常奏狀。今酌獻酒爵。制度全小。僅未一合。執持甚難。不可全依古制。猶望稍須廣大。臣竊據禮文。有小為貴者。獻以爵。貴其小也。小不及制。敬而非禮。是有司之失其傳也。固可隨失釐正。無待議而後革。然禮失於敬。猶奢而寧儉。非大過也。未知今制何所依准。請兼詳今式。據文而行。

韋述張均同上宗廟加蓬豆議曰。謹按祭統曰。凡天之所生。地之所長。苟可薦者。莫不咸在水草陸海。三牲八簋。昆蟲之異。草木之實。陰

陽之物皆備薦矣。聖人知孝子之情深，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使祭有常禮，物有其品，器有其數。上自天子，下至公卿，貴賤差降，無相踰越。百代常行，無易之道也。又按周禮膳夫掌王之食飲膳羞，食用六穀，膳用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醬用百有二十甕，則與祭祀之物豐省本殊。左傳曰：饗以訓恭，儉以行禮，慈惠以布政。又曰：饗有體薦，宴有折俎。杜元凱曰：饗有體薦，爵盈而不飲，肴乾而不食，宴則相與食之。饗與宴猶且異文，祭奠所陳固不同矣。又按周禮，籩豆人各掌四籩四豆之實，共供祭祀與賓客，所用各殊。處此數文，祭奠不同，常時其來久矣。且人之嗜好本無憑准，宴私之饌與時遷移，故聖人一切同歸於古。雖平生所嗜，非禮亦不薦也。平生所惡，是禮則不去矣。楚語曰：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曰：祭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

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安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不以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此。則禮外之食，前賢不敢薦也。今欲取甘旨之物，肥濃之味，隨所有者皆充祭用，苟踰舊制，其何限焉。雖豆有加，豈能備也。傳曰：大羹不致，菜食不饗，昭其儉也。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事神在於虔誠，不求厭飫，三年而禘，不欲黷也。三獻而終，禮有成也。風有采蘋，采芣，雅有行葦，洞酌，守以忠信，神其捨諸。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求神無方，何必師古。簠簋可去，而盤盂杯按當在御矣。韶濩可息，而箜篌笙笛當在奏矣。凡斯之流，皆非正物，或興於近代，或出於蕃夷，入耳之娛，本無則象，用之宗廟，後嗣何觀。欲為永式，恐未可也。且自漢已降，諸陵皆有寢宮，歲時朔望，薦以常饌，此既常行，亦是盡至孝之情矣。宗廟正禮，宜依典故，率情變革，人情所難。又按舊制，一升曰爵，五升為散，禮器稱宗廟之祭。

貴者獻以爵。此明貴小賤大。示之節儉。又按國語觀射文曰。郊禘不過重粟。蒸嘗不過把握。天神以精明臨人者也。求備於物。不求豐大。苟失於禮。雖多何為。豈可捨先王之遠法。徇一時之所尚。廢棄禮經。以從流俗。裂冠毀冕。將安用之。且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制。

楊仲昌上宗廟加遷豆議曰。臣按禮經祭法曰。夫祭不欲煩。煩則黷。祭亦不欲簡。簡則怠。又鄭玄云。人生尚饗食。鬼神則不然。神農時雖有黍稷。猶未有酒醴。及後聖作為醴酪。猶存玄酒。示不忘古。春秋曰。蘋蘩蕒藻之菜。潢汙行潦之水。可羞於王公。可薦於鬼神。又曰。大羹不致。粢食不饗。此明君人者有國奉先敬神嚴享。豈肥濃以為上。將儉約以表誠。則陸海之物。鮮肥之類。既乖禮文之情。而變作者之法。皆充祭用。非所詳也。易曰。樽酒簋食。納約自牖。此明祭存簡易。不在

繁奢。所以一樽之酒。貳簋之奠。為明祀也。抑又聞之。夫義以出禮。禮以體政。遠則有紊。是稱不經。為熙濃則褻。味有登。加遵爵則事非師古。與其別行新制。寧如謹守舊章。

將作大匠韋湊上義宗廟誦書曰。臣聞王者制禮。是曰規模。規模之興。實資師古之道。必也正名。惟名與實。故當相副。其存宗廟禮之大者。豈可失哉。禮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百代不毀。故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則文王為太宗。武王為中宗。漢則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其後代有稱宗者。以方制海內。德澤可宗。列於昭穆。期於不毀。稱宗之義。不亦大乎。伏惟孝敬皇帝位止東宮。未嘗面聖。道誠冠於儲副。德教不被於寰瀛。立廟稱宗。恐非合禮。况別起祀典。何義稱宗。而廟號義宗。稱之萬代。以臣庸議。竊謂不可。陛下率循典禮。以闡大猷。儻致此失。或虧盡善。豈不惜哉。望更詳議。

務合於禮經。

唐郊祭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肅宗寶應元年杜鴻漸為太常卿。禮儀使。於是禮儀判官薛頌集賢校理歸崇敬等共建言曰。神堯獨受命之主。非始封君。不得冒太祖配天地。景皇帝受封于唐。即商之契。周之后稷。請奉景皇帝配天地。於禮宜甚。諫議大夫黎幹非之。乃上十詰。十難。傳經誼抵鄭玄以折頌崇敬等曰。頌等引禘者。至日祭天於圓丘。周人以遠祖配。今宜以景皇帝為始祖。配昊天圓丘。臣幹一詰。國語稱有虞氏夏后氏並禘黃帝。商禘舜。周禘嚳。二詰。商頌長發。大禘也。三詰。周頌雍。禘太祖也。四詰。祭法虞夏並禘黃帝。商周俱禘嚳。五詰。大傳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六詰。爾雅禘。大祭也。七詰。家語凡四代帝王所郊皆以配天。所謂禘。五坐大祭也。八詰。盧損以禘祭名。禘。禘也。事取明禘故云。九詰。王肅言禘

五年大祭。十詰。郭璞亦云。此經傳先儒皆不言祭昊天於圓丘。根證章章。故臣謂禘止五年宗廟大祭。一無疑晦。其十難。一曰。周頌雍之序曰。禘。祭太祖也。鄭玄說。禘。大祭也。太祖。謂文王也。商頌長發。大禘也。玄曰。大禘。祭天也。商周兩頌。同文異解。索玄之意。以禘加大。因曰。祭天。臣謂春秋大事于太廟。雖曰。大得祭天乎。虞夏商周禘黃帝與嚳。禮不王不禘。皆不言大。玄安得稱祭天乎。長發所歎。不及嚳與感生帝。故知不為祭天。侑嚳明矣。商周五帝大祭。見于經者甚詳。而禘主廟。不主天。今背孔子之訓言。取玄之偏誼。誣繆祀典。不見其可。二曰。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此言惟天子當禘。如虞夏出黃帝。商周出嚳。以近祖配之。自出之祖。無廟。乃自外至。自外至者。同之天地。得主而止。又自出者在母亦然。春秋傳陳則我周之自出。誰可謂出太微五帝乎。玄以一禘為三誼。在祭法則曰。祭昊

天於圓丘。在春秋傳。則郊以后稷配靈威仰。在商頌曰。祭天。在周頌則禘曰。大於四時祭。而小於禘。本末駁舛。臆判自私。不足以訓。三曰。商周之前。禘所自出。自漢魏以來。曠千餘歲。其禮不講。蓋玄所說不當於經。不質于聖。先儒置之不用。是為棄言。四曰。今禮家行於世者。皆本玄學。臣請取玄之隙。遠破頌等所建頌等曰。景皇帝為始祖。以配天。按王制。天子七廟。玄曰。周禮也。太祖與文武之祧。合親廟四。而七。商氏六廟。契與湯合。二昭二穆。而六。據玄則夏不以鯀顯。項昌意為始祖。是又與玄乖背。自古未有以人臣為始祖者。唯商以契。周以稷。夫稷契皆天子元妃子。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契佐禹有大功。舜封之商。其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后稷母曰姜嫄。出野履巨跡而生稷。稷勤稼穡。堯舉為農師。舜封之郟。號曰后稷。其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即有郟家室。舜禹有天下。契稷在焉。傳曰。

功施於人。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契為司徒。而人輯睦。稷勤百穀。而所祀皆在祀典。及子孫而有天下。故尊而祖之。五曰。既用玄說。小德配實。而后稷止配一帝。不得全配五帝。今以景帝配昊天。於玄為可為不可乎。六曰。衆詰臣曰。上帝一帝。周官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旅衆也。則上帝是五帝。臣曰。否。然有衆氣出於爾雅。又為祭名。亦曰。陳也。如前所詰。旅上帝為五帝。則季氏旅於泰山。可得為四鎮邪。七曰。援玄之言。則景帝親盡。主應在祧。反配天地。禮不相值。夫所謂始祖者。經綸草昧。功普體大。以比元氣含覆廣大者也。故曰。萬物之始。天也。人之始祖也。日之始。至也。掃地而祭。則質器用陶匏。則性。在。用犢則誠。兆於南郊。則就陽。至尊至質。不敢同於先祖也。白虎通義曰。祭天歲一者。何事之不敢黷也。故因歲之陽氣始達而祭之。今一歲四祭。黷莫大焉。上帝五帝。祀闕不舉。怠孰甚焉。黷與怠。皆失也。臣

聞親有限。祖有常。聖人制禮。不以情變。唐家累聖。歷祀百年。非不知景帝為始封。當時通儒。鉅工。尊高祖以配天。宗太宗以配上帝。人神克敵。為日既久。乃今以神堯降。侑含樞紐。而太宗仍配上帝。則樞紐上帝佐也。以子先父。非天地祖宗之意。八曰景皇帝。非造我區夏。不得與夏之禹商之契。周之稷。漢高帝。魏武帝。晉宣帝。唐神堯皇帝。並功而陟配園丘。上與天匹。曾謂園丘不如林放乎。九曰魏以武帝晉以宣帝為始祖者。夫操與懿。皆人傑也。擁天下彊兵。挾弱主。割海內之命。名雖為臣。勢實為君。後世因之。以成帝業。尊而祖之。不亦可乎。十曰神堯拯隋室之亂。振臂大呼。濟人塗炭。汎掃蕩穢。羣凶無餘。出入不數年。而成王業。漢祖之功。不能加焉。夏以禹。漢以高帝。我以神堯為始祖。訂夏法。漢於義何嫌。今傾崇敬。革天對。易祖廟事之大者。不稽于古。難以疑文。僻說定之。臣官以諫為名。不敢不盡愚議。聞代

宗不聽其言。其後名儒大議。而景帝配天。卒著于禮。

代宗時。主客員外郎歸崇敬。奏言東都太廟。不當置木主。按禮。虞夏用桑。練主用栗。作栗主。則瘞桑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也。東都太廟。本武后所建。以祀諸武。中宗去主存廟。以備行幸。遷都之置。且商遷都前八。後五。不必每都別立神主也。若曰神主已經奉祀。不得一日而廢。則桑主以虞。至練祭而埋之。明是不然。時有方士巨彭祖。建言。唐家土德。請以四季月郊祀天地。詔禮官儒者雜議。崇敬議。禮以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祀黃帝。於五行為土。而火為母。故大用事之末。而祭之。三季月則否。彭祖牽緯候說。事詭不經。不可用。博士獨孤及。上景皇帝配昊天上帝議曰。謹按禮經。主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凡受命始封之君。皆為太祖。繼太祖以下六廟。則以親盡迭毀。而太祖之廟。雖百世不遷。此五帝三王所以尊祖敬

宗也。故受命于神宗禹也。而夏后氏祗顓頊而郊鯀。績禹而郊夏湯也。而殷人郊冥而祖契。革命作周武王也。而周人郊稷而祖文王。則明自古必以首封之君配昊天上帝。惟漢崛起豐沛。豐公太公皆無位無功德。不可以為祖宗。故漢以高皇帝為太祖。其先細微故也。非足為後代法。伏惟太祖景皇帝以柱國之任翼劉弼魏。登成三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遂以為有天下之跡。天所命也。亦由契之封商。后稷之封邰。禘郊祖宗之位。宜在百代不遷之典。郊禮高祖。猶周之祖文王而宗武王也。今若以高祖創業當隨其祀。是棄三代之令典。遵漢代之末制。然景皇帝之大業。同於豐公太公之不祀。返古違道。失孰甚焉。夫追尊景皇帝廟號太宗。所以崇尊之禮也。若配天之位。免易則太祖之躋宜廢祀之不修。廟亦當毀。尊祖報本之道。其墜於地乎。漢制擅議宗廟以大不敬論。今武德貞觀之憲章未改。國家方持敬

祀事以和神人。禘郊之間。恐非所宜。臣謹稽禮文。悉諸夏殷周漢故事。配食天帝之制。請仍舊典。謹議。

玄宗肅宗既祔室。遷獻懿二祖于西夾室。引太祖位東。禮儀使于休烈議。獻懿屬尊於太祖。若合食。則太祖位不得正。請藏二祖神主。以太宗中宗睿宗肅宗從世祖南向。高宗玄宗從高祖北向。禘祫不及二祖。凡十八年。建中初。代宗喪畢。當大祫。陳京以太常博士上言。春秋之義。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合食于祖。無毀廟遷主不享之言。唐家祀制與周異。周以后稷為始封祖。而毀主皆在後稷下。故太祖東向。常統其尊。司馬晉以高皇太皇處士征西四座為別廟。大禘祫則正太祖位。無所屈。別廟祭高太。以降。所以敬親也。唐家宜別為獻懿二祖立廟。禘祫則祭太祖。遂正東向位。德明與聖二帝向。已有廟。則藏祔二祖為宜。詔百官普議禮儀。使太子少師顏真卿

曰。今議者有三。一。謂獻懿親遠而遷。不當祫。宜藏主西室。二。謂二祖宜祫。食與太祖並。昭穆。關東向位。三。謂引二祖祫禘。即太祖永不得全其始。宜以二主祫德明廟。雖然。於人神未敢也。景帝既受命始封矣。百代不遷矣。而又配天尊。無與上。至禘祫。時暫屈昭穆。以申孝尊先。實明神之意。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况晉蔡謨等有成議。不為無據。諸大祫。享奉獻主東向。懿主居昭。景主居穆。重本尚順。為萬代法。夫祫合也。有如別享德明。是乃分食。非合食也。時議者舉然。於是還獻懿主祫於廟。如真卿議。

德宗即位。禮儀使顏真卿論元皇帝祧遷狀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又禮器志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又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此經典之明證也。七廟之外。則曰去祧為壇。去壇為墀。故歷代儒者。制迭毀之禮。皆親盡宜毀。伏以太宗文皇帝

七代之祖。高祖神堯皇帝。國朝首祧。萬葉所承。太祖景皇帝。受命于天。始封于唐。元本皆在不毀之典。代祖元皇帝。地非開統。親在七廟之外。代宗皇帝。升祔有日。元皇帝神主。禮合祧遷。或議者以祖宗之名。難於迭毀。昔漢朝廷近古。不敢以私滅公。故前漢十二帝。為祖宗者四而已。至後漢。漸違經意。子孫以推義為先。自光武以下。皆有廟號。則祖宗之名。莫不建也。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自建武以來。無毀者。因以陵號稱宗。至桓帝失德。尚有宗號。故初平中。左中郎蔡邕。以和帝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代。皆奏毀之。是知祖有功。宗有德。存三公之義。非其人。不居。蓋三代立禮之本也。自東漢已來。則此道喪矣。魏明帝自稱烈祖。論者以為逆。自稱祖宗。故近代此名。悉為廟號。未有子孫毀祧而不祖宗先王者。以此明之。則不得獨據四兩字。而為不合祧遷之

證假令傳祚百代豈可止存百代以為孝乎請依三昭三穆之義永為通典寶應二年升祔玄宗肅宗則獻祖懿祖已從迭毀伏以代宗睿文孝皇帝卒哭而祔則合上遷一室元皇帝代數已遠其神主享禮祧而禘祫之時然後饗祀。

真卿又上廟享議曰議者或云獻祖懿祖親遠廟遷不當祫享宜永闕於西夾室又議者云二祖宜同祫享與六祖並列昭穆而空太祖東向之位又議者云二祖若同祫享即太祖之位永不得正宜奉遷二祖神主祔藏於德明皇帝廟臣伏以三議俱未為允且禮經殘闕既無明據儒者能比方義類斟酌其中則可舉而行之蓋叶於正也伏以太祖景皇帝以受命始封之功處百代不遷之廟配天崇享是極尊嚴且至禘祫之時暫居昭穆之位屈已伸孝敬奉祖宗緣齒族之禮廣尊天之道此實太祖明神烝烝之本意亦所以化被天下奉

循孝弟也請依晉蔡謨等議至五年十月祫享之日奉獻祖神主居東面之位懿祖太祖與諸祖宗遵左昭右穆之列此有以彰國家重本尚順之明義是為萬代不易之令典也又議者請奉遷二祖神主於德明皇帝廟行祫祭之禮天祫合也故公羊傳曰大事者何祫也若祫祭不陳於太廟而享於德明廟斯乃分食也豈謂合食乎名實相乖尤失禮意固不可行。

德宗時權德輿上遷廟議曰今年夏四月禘饗于太廟太祖皇帝東嚮之位并遷廟之位右伏准今月十六日勅禘祫之祭禮之大者先有眾議猶未精詳宜更令百僚議限至二十六日內聞奏者臣聞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稱百順實受其福故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以太祖始封之重當殷祭東嚮之尊百代不遷下統昭穆此孝享嚴禋之極制也周自后稷十六代至武王踐廟遷主皆太祖之後故序

列昭穆。合食無嫌。漢之太上皇主瘞于園寢。尋置別廟。是為屬尊。故周漢皆太祖之位正。自魏至隋。則虛其位。魏明帝初以太皇別廟未成。故權設對袿。後有司定七廟之制。太祖已下為昭穆。二祧旋至。三少帝運移于晉。不以兄弟為代數。故元帝上繼武帝。簡文上繼元帝。至安帝時。然後征西至京兆四府君遷盡。未及廢祭。運移于宋。初永和中。疑四府君主所藏之禮。詔公卿博議。范宣請特築一室。常私請屋朽乃止。蔡謨亦請改築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以征西府君東向。議竟不行。宋齊梁北齊周隋。悉虛其位。以待太祖。皆以短祧。其禮不伸。則自魏以降。太祖列昭穆之位。非通例也。武德中立親廟四。自宣簡公而下。貞觀中。七廟六室。自弘農府君而下。開元中。始制九廟。追尊獻祖懿祖。故自武德至于開元。太祖在四廟。七廟九廟之數。則東向之虛。又非例也。廣德二年。將及設祭。有司以二祖親盡。當遷。

太祖九室既備。其年冬。祫於是。正太祖於東向。藏二主於夾室。凡十八年矣。建中二年冬。祫。有司誤引蔡謨征西之議。以獻祖居東向。懿祖為昭。太祖為穆。此誠乖疑。倒置之尤者也。議者或引春秋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密。以為證。且湯與文武。皆太祖之後。理無所疑。至於禹不先鯀。安知說者非啓與太原之代。而左丘明因而記之耶。向者有司以二主藏夾室。非宜則可。闕殷祭。非敬則可。廢東向之位。則不可。是以貞元七年冬。太常上奏。請下百僚會議。詔可。其奏八年春。有于頔等一十六狀。至十一年。又詔尚書省集議。有陸淳字文炫二狀。前後異同。有七家之說。至於藏夾室。虛東向。遠遷園寢。分饗禘祫。加幣玉。虞主而枚。一瘞埋。膚引滋多。皆失禮意。臣等審細討論。惟置別廟。及附于明德興聖二說。最為可據。明德興聖之廟。猶別廟也。等於初立。此又易行。伏以明德興聖之廟。與禋絜同功。

契後為股向五百年。稷後為周逾八百年。明德流光無窮。啓皇運於後。景福靈長與天地準。又獻懿二祖於興聖皇帝為曾為玄。猶周人祔于先公之祧也。此亦亡於禮者也。明尊祖之道正大祭之義禮文祀典莫重於是。凡議同者七狀。百有餘人。其中名儒禮官講貫詳熟。臣於貞元八年蒙聖恩以博士徵至京師。屬當會議。時與崔倣劉執同狀。十一年臣官備近侍不議禁中。乃今累叨睿獎。獲貳宗伯職業。所守典禮是司。研考古今。罄竭愚管。豈敢以疑文虛說黷陛下嚴敬重難之心。其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謹具條上。伏惟聖慮裁擇。

藏夾室

右太祖已下。毀廟主之所藏也。今若以二祖之主同在夾室。當禘祫之際。代祖元皇帝以遷主合食。而二主留在夾室。神靈何所依耶。或主有禱則祭。無禱則止。如股祭何。如或去每禘祫時就饗於夾室。如合食何。此其不可也。

虛東向

右自魏晉方有太祖已上府居以備親廟。自太祖已下。昭穆既列。太祖之上。親盡皆遷。然後正東向之位。明不遷之重。自魏至隋。皆以短廡。或遭離多故。其禮未行。故虛東向。自武德後。貞觀開元。加廟數。太祖尊位。嚴而未申。故虛東向。今九廟已備。代祖已遷。而議虛東向。則無其例。此其不可也。

園寢

右漢魏太上皇。處士居園寢之制。近在京師。故於遷主。無有異議。今二祖園寢。皆在趙州。法駕撰儀。經途遐遠。此其不可也。

分饗

右尊祖敬宗。至當無二。審禘合饗。主者所先。議者請常以獻祖受祫。

太祖受禘五年之間迭居東向。就如其說則當禘之時太祖固序昭穆矣。當禘之禮。獻祖何所依也。從古已來無此義例。此其不可也。

埋瘞

右議者引古者貴祖命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又埋虞主於廟門外之道左。以為比類。彼主命幣玉者。既反告則無所用矣。彼虞主用桑者。既練祭則無所用矣。不忍褻瀆。故斂而藏之。徹而埋之。豈如粟主依神。雖廟毀而常存之制哉。此其不可也。况兩階之間。與門外道左。皆祖廟也。今則下瘞於子孫之廟。於理安乎。此其又不可也。以前謹具周漢太祖居東向。魏晉已下。虛東向。并貞元八年十一月兩度會議一十八狀內夾室等五家不安之說。如前謹錄奏聞。

貞元七年。太常卿裴郁上言。高周以高稷為祖。上無餘尊。故合食有序。漢受命祖高皇帝。故太上皇不以昭穆合食。魏祖武帝。晉祖宣帝。故高皇處士。征西等君。亦不以昭穆合食。景皇帝始封唐。唐推祖焉。而獻懿親盡廟。遷猶居東向。非禮之祀。神所不享。願下羣臣議。於是太子左庶子李嶸等上言。謹按晉孫欽議。太祖以前雖有主。禘祫所不及。其所及者。太祖後未毀已升藏於二祧者。故雖百代及之。獻懿在始封前。親盡主遷。上擬三代。則禘祫所不及。太祖而下若世祖。則春秋所謂陳於太祖者。漢議罷郡國廟。丞相韋玄成議。太上皇孝惠親盡宜毀。太上宜瘞于園。惠主遷高廟。太上皇在太祖前。主瘞於園。不及禘祫。獻懿比也。惠遷高廟。在太祖後。而及禘祫。世祖比也。魏明帝遷處士主置園。邑歲時。以令丞奉薦。東晉以征西等祖遷入西除。同謂之祧。皆不及祀。故唐初下訖。開元禘祫。猶虛東向位。洎立九廟。追祖獻懿。然祝於三祖。不。至德時。復作九廟。遂不為弘農府君主。以祀不及也。廣德中。始以景皇帝當東向位。以獻懿兩主親盡罷。

祿而藏。顏真卿引蔡謨議復奉獻主東向。懿昭景穆不記。謨議晉未嘗用。而唐一王法。容可準乎。臣等謂嘗禘郊社無二尊。瘞毀遷藏各以義斷。景皇帝已東向。一日改易。不可謂禮。宜復藏獻懿二主於西室。以本祭法。遠廟為祧。去祧而壇。去壇而墀。壇墀有禱。祭無禱止之義。太祖得正無所屈。吏部郎中柳冕等十二人議曰。天子以受命之君為太祖。諸侯以始封之主為祖。故自太祖祖以下。親盡迭毀。洎秦滅學。漢不暇禮。晉失宋因。故有連王廟之制。有虛太祖之位。且不列昭穆。非所謂有序。不建迭毀。非所謂有終。連王廟。非所謂有別。虛太祖位。非所謂一尊。此禮所由廢也。傳曰。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葬以士。今獻懿二祖在唐未受命時。猶士也。故高祖太宗以天子之禮祭之。而不敢奉以東向位。今而易之。無乃亂先帝序乎。周有天下。追至大王。王季以天子禮。及其祭。則親盡而毀。漢有天下。尊太上皇。

以天子之禮。及祭也。親盡而毀。唐家追王獻懿二祖。以天子禮。及其祭也。親盡而毀。復何所疑。周官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先公遷主藏后稷之廟。其周未受命之祧乎。先王遷主藏文武之廟。其周已受命之祧乎。故有二祧。所以異廟也。今自獻而下。猶先公也。自景而下。猶先王也。請別廟以居二祖。則行周道。復古制。便工部郎中張薦等請自獻而降。悉入昭穆。虛東向位。司勳員外郎裴樞曰。禮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宗廟。嚴。故社稷。重。太祖之上。復追尊焉。則尊祖之義乖。太廟之外。別祭廟焉。則社稷不重。漢書玄成請瘞主於園。晉虞喜請瘞兩階間。喜據左氏自證曰。先王日祭。祖考月祀。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祫及壇。禘終禘。及郊宗石室。是謂郊宗之祖。喜請夾室中為石室。以處之。是不然。何者。夾室所以居太祖下。非太祖上。藏主所居。未有卑處。正尊居傍也。若建石室于園。寢安。

遷主采漢晉舊章禘率一祭庶乎春秋得變之正。是時陳京以考
功員外郎又言興聖皇帝則獻之曾祖。懿之高祖。以曾孫祔曾高之
廟。人情大順也。京兆少尹常武曰。禘則大合。禘則序祧。當禘之歲。當
以獻東向。率懿而後。以昭穆極親親。及禘則太祖筵于西。列衆主左
右。是於太祖不為降獻。無所獻。持諸儒以左氏子齊聖不先父食。請
迎獻主權東向。太祖暫還穆位。同官尉仲子陵曰。所謂不先食者。且
明正文公逆祀。儒者安知夏后。世數未足。時言禹不先鯀乎。魏晉始
祖率近。始祖上皆有遷主。引闕宮詩。則永闕可也。因虞主則瘞園可
也。緣遠祧則築宮可也。以太祖實卑。則虛位可也。然永祧與瘞園。自
子所不安。若虛正位。則太祖之尊無時而申。請奉獻懿二祖。遷于德
明興聖廟為順。或曰。二祖別廟。非合食。且德明興聖二廟。禘禘之年
皆有薦享。是已分食。奚獨疑二祖乎。又上禘禘議。十四篇。帝

尚書省會百官。國子儒官明定可否。左司郎中陸溥奏。按禮及諸儒
議。復太祖之位正也。太祖位正。則獻懿二主宜有所安。今議者有四
曰。藏夾室。曰。置別廟。曰。各遷於園。曰。祔興聖廟。臣謂藏夾室。則享獻
無期。非周人藏二祧之義。置別廟。論始曹魏。禮無傳焉。司馬晉議。而
不用。遷諸園。亂宗廟之制。唯祔興聖廟。禘若禘一祭。庶乎得禮。帝依
違未決也。

國子監四門博士韓愈上議曰。陛下追考祖宗。肅敬祀事。尤在嚴議
不敢自專。率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是中之
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禘。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
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
宜永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夫禘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
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禘之時。豈得不食於

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為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以為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裕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元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况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為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未即饗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為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為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為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為祧。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去墀為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

魯立場宮。春秋非之。以為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為殷祖玄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為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豈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為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未亦順乎。事異設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祖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為禮。如以為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

有發明

天寶中詔尚食朔望進食太廟。天子使中人侍祠。有司不與也。貞元十二年。帝始詔朔望食界宗正太常。合供。於是太常博士言。彤與傳士裴堪議曰。禮宗廟朔望不祭。園寢則有之。貞觀開元間。在禮若令不敢變古。天寶中始有進食事。殆王與緣生事亡。用燕具饗饌。參廣禮薦。不可示遠。傳曰。祭非外至。生于心者也。是故聖人等牲牢。布蓬豆。昆蟲草木可薦者。莫不咸在。所以享宗廟。交神明。全孝敬也。絮膳羞八珍百品。可嗜之饌。美膳甘旨。謂之饗味。所以燕賓客。接人情。示慈惠也。是則薦與宴。聖人判為二物。不可亂也。今若熟饗而享。非以異為敬之意。且祭不欲數。亦不欲疏。感時致享。以制中也。今園寢月二祭。不為疏。廟歲五享。不為數。有司奉承得盡其恭。若又加盛饌。於朔望。是失禮之中。有司不得盡其恭也。故王者稽古。弗敢以孝思之

極而溢禮。弗敢以肴品之多而賸味。願罷天寶所增奉園寢。以珍奉宗廟。以禮兩得所宜。帝曰。是禮先帝裁定。遽更之。其謂朕何。徐議其可。而朔望食卒不廢。

貞元中。將禘祭。陳京復奏禘祭。大合祖宗。必尊太祖。位正昭穆。請詔百官議。尚書左僕射姚南仲等請奉獻懿主。祔德明與聖廟。鴻臚卿王權申衍之曰。周人祖文王。宗武王。故詩清廟章曰。祀文王也。故不言大王。王季。則大王。王季。而古皆祔后稷。故清廟得祀文王也。太王。王季之尊。私禮也。祔后稷廟。不敢以私奪公也。古者先王遷廟。主以昭穆合藏于祖廟。獻懿主宜祔興聖廟。則太祖東向。得其尊。獻懿主歸得其所。是時言祔興聖廟。什七八。天子尚猶豫。未剛定。至是羣臣稍顯言二祖本追崇。非有受命開國之鴻構。又權根援詩禮明白。帝茫然。於是定遷二祖于興聖廟。凡禘祫一享。詔增廣興聖二室。會祀

日薄廟未成。張縉為室內神主廟。垣間奉興聖德明主居之。廟成而附。

憲宗元和中。左拾遺元稹上奏曰。謹案禮官以順宗至德大聖大皇帝。孝皇帝神主升祔。則中宗大和大聖大昭孝皇帝主為代數當遷之廟。議者云。中宗復辟中興。當為百代不遷之廟。臺省官等又議云。則天為居攝。則中宗非中興。不得為不遷之廟。以愚所裁。皆非得禮之中。案禮官與臺省官等議。但以為中宗非中興。故不得為不遷之宗。曾不知雖實為中興。亦不得為不遷之廟。何則。祖有功而宗有德。蓋謂始有功者為祖。始有德者為宗。非謂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祖宗也。禮緯云。唐虞立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為五。夏不立太祖之廟。四廟而已。至後代以禹為宗。亦立五廟。其餘仲康復厥位。少康代寒。澠。豈非嗣夏中興哉。並無祖宗之號。至殷以契為始祖。初立五廟。後代以

湯為宗。遂立六廟。太戊武丁之祿。雖有中宗高宗之名。蓋子孫加之。懿號而已。亦無不祧之說。周人以后稷為始祖。後代又祖文王為宗。武王遂立七廟。唐虞夏殷周雖立廟之數不同。其實親親之廟。皆以四為准。禮記王制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七。蓋后稷文武三廟為不遷。其餘成康已降。盡為祧廟。故周禮守祧注云。先公之祧。祔于后稷之廟。先王之祧。祔於文武之廟。若以為後代有功有德者。盡為不遷之廟。則成康刑措。宣王中興。平王東周之始。王並無不祧之說。豈非有功有德哉。蓋以為七廟之數既定。若親盡之廟。不毀則親親之昭穆無所設矣。故不得不祧耳。至漢承秦滅學之後。諸儒不通大義。匡衡貢禹之徒。遂建議云。高帝為太祖。孝文為太宗。孝武為世宗。孝宣為中宗。惠景已下為遠廟。這值漢祚不永。昭成已降。德不遠於四君。向若漢有八百之祚。繼德之君。有若孝文孝武者。七人

盡為不遷之廟。豈可後代遂不祀其祖。稱我。不經之言。孰甚於此。又有以七廟之外。別立祖宗之廟。為說者。以理推之。尤為不可。假如聖朝以景皇帝為太祖。神堯大聖。大光孝皇帝為高祖。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為太宗。別立昭穆之廟六。合不遷之廟為九。蓋以為積厚者流澤廣。故以增親親之廟六矣。夫傳無窮者。為萬代計。國家以聖生聖。以明繼明。無非有德之宗。盡為有功之祖。則百祖千宗。盡居別廟。於禮又可乎。必若俟其衰貶。然後定祧遷。則是臣子有輕議之非。萬代無可傳之法。考殷周則無據。言情禮則兩乖。考古宜今。孰云可者。是若削漢朝不經之說。徵殷周可久之文。從親盡則遷之常規。為萬代不朽之定制。不易親親之祀。終無惑惑之疑。誠一王之盛典也。謹

議

憲宗時。徽事郎守國子博士史館修撰臣李翔等。上陵廟日時朔祭

議曰。國語曰。王者日祭。禮記曰。王立七廟。皆月祭之。周禮不載日祭。月祭。惟四時之祭。禴祀蒸嘗。漢朝皆雜而用之。蓋遭秦火。詩書禮經。燼滅。編殘簡缺。漢乃求之先儒。穿鑿各伸。已見。皆託古聖賢之名。以信其語。故其所記各不同也。古者廟有寢而不墓。祭。秦漢始建寢廟於園陵。而上食焉。國家因之而不改。貞觀開元禮。並無宗廟日祭月祭之禮。蓋以日祭月祭。既已行於陵寢矣。故太廟之中。每歲五饗六告而已。不然者。房玄齡魏徵之輩。皆一代名臣。窮極經史。豈不見國語禮記。有日祭月祭之祠乎。斯足以明矣。伏以太廟之饗。豈豆牲牢。三代之通禮。是貴誠之義也。園寢之奠。改用常饌。秦漢之制。乃食味之道也。今朔望上食於陵寢。修秦漢故事。斯為可矣。若朔望上食於太廟。豈非用常饗味而貴多品乎。且非禮所謂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之義也。傳稱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厲之曰。祭我必以芰。及

祭薦芟。屈建命去莠而用羊饋。遵豆脯醢。君子是之。言事祖考之義。當以禮為重。不以其生存所嗜為獻。蓋明非食味也。然則薦常饌於太廟。無乃與薦芟為比乎。且非三代聖王之所行也。况祭器不設俎豆。祭官不設三公。執事者唯官闈令。宗正卿而已。謂上食可也。安得以為祭乎。且時享于太廟。有司攝事。祝文曰。孝曾孫皇帝。臣某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于高祖神堯皇帝。祖妣太穆皇后。實氏。時維孟春。永懷罔極。謹以一元太武柔毛剛鬣。明案鄉。其嘉蔬嘉薦。醴齊敬修時享。以申追慕。尚饗。此祝詞也。前享七日。質明。太尉攜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日時享于太廟。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凡陪祀之官。設齋四日。致齋三日。然後乃可以為祭也。宗廟之禮。非敢擅議。雖有知者。其誰敢言。故六十餘年。行之不廢。今聖朝以弓矢既櫜。禮樂為大。故下百僚。使得詳議。臣等以為負職。開元禮。並無太廟上食之文。

以禮節情。罷之可也。至若陵寢上食。采。語禮記曰。祭月祭之詞。因秦漢之制。脩而存之。以廣孝道。可也。如此。則經義可據。故事不遺。大禮既明。永息異論。可以繼二帝三王而為萬代法。與其躋禮越古。貴因循而憚改作。猶天地之相遠也。謹議。

武宗會昌元年。孝德裕等請尊憲章武孝皇帝為不遷廟。狀曰。臣等伏聞開成中。文宗嘗顧問宰臣。欲饗崇憲宗功德。其時宰臣莫能推順美之心。明尊祖之義。臣等至愚。竊所歎息。伏思國家受命。二百二十五年矣。列聖之功德。區宇之廣大。王化之盛明。禮樂之備具。過殷周遠矣。而未有中興不遷之廟。臣等所以夙夜而發憤也。禮祖有功。宗有德。夏之祖宗。經傳無聞。殷則一祖三宗。成湯為始祖。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劉歆曰。天子七廟。苟有功德。則宗之。所以勸帝者功德博矣。故周公作無逸。舉殷之三宗以勸成王。漢景帝詔

曰。孝文皇帝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于萬代。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申屠嘉等奏曰。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代代獻祖宗之廟。又漢宣帝詔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尊孝武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子代代獻。此則子孫褒崇祖宗之明據也。自天寶以後。兵宿中原。強侯締交。醜僻甚眾。貢賦不入。刑政自出。包荒含垢。以至于貞元。德宗懲奉天之難。戢征伐之事。戎臣優以不朝。終老于外。其卒則以幕吏將校代之。故長武城在王畿之內。斥逐主將矣。河中居股肱之鄰。坐邀符節。常皇因備邊之勢。自擅靈關。李錡竊煮海之資。專制

國。而兩河蕃鎮。或倉卒易帥。甚於奕碁。或陸梁弄兵。同於拒轍。憲宗感祖宗之宿憤。舉升平之典法。始命將帥。順天行誅。元年。僂惠琳。闢錡。季年。梟元濟。及師道。其他或折簡而召。或執珪請覲。獻其名。城。割其愛子。未可遍舉。豈有去天下之害。不身其名。致生人之安。不受其報。臣伏見元和初。議遷廟之禮。而史官稱中宗不得稱中興之君。凡非我失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臣等竊思此議。實所未盡。中宗朝。自以政事多釁。權移后妃。所以未得稱為中興。恐議者復以此為疑。夫興業之與降道。事實不同。漢光武再造邦家。不失舊物。晉元帝雖在江左。亦能慕緒。此乃王業中興。可謂有功矣。殷高宗躬行大孝。求賢評父。周宣王微而復興。衰而復盛。此乃王道中興。可謂有德矣。故詩云。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又蒸民。義宣王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又江漢義

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又漢書宣帝黃曰。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之義。若皆如漢光武。晉元帝。則殷宗周宣。並不得稱中興矣。臣等伏思。任賢使能。內修政事。平淮夷之叛。侔德矣。臣等敢遵古典。請尊憲宗。章武老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上以昭陛下大孝之德。廣貽謨之訓。下以表臣等思古之憤。申欲報之誠。如合聖心。伏望令諸司清望官四品以上。尚書兩省御史臺與禮官。叅議聞奏。謹錄奏聞。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一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十八

郊廟

後漢高祖入汴。初營宗廟。帝以姓自漢出。遂罷國號。尊光武為始祖。并親廟為五。詔羣臣議。刑部尚書竇貞固上言曰。按王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正義曰。周之制。七廟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也。又曰。七廟者。據周也。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至光武中興。及魏晉宋齊隋唐。或立六廟。或立四廟。蓋建國之始。未盈其數也。禮曰。德厚者流光。此天子可以事六世之義也。今陛下大定寰區。重興漢祚。旁求典禮。用正宗祧。伏請立高曾祖禰四親廟。又自古聖王祖有功。宗有德。更立始祖在四廟之外。不拘定數。所以或五廟。或七廟。今請尊高皇帝光武皇帝為始祖。法文王武王不遷之制。用歷代六廟之規。庶合典禮。漢祖從之。

後周世宗顯德五年。將禘於太廟。言事者以宗廟無祧室。不當行禘。禘之禮。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上言。其略曰。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上僊。至五年二月。禘祭。明年又禘。自茲後。以五年為禘。且魏以武帝為太祖。至明帝始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禘。其證一也。宋文帝元嘉六年。祠部定十月三日大祠。其太學博士議云。案禘。禘之禮。三年一。五年再。宋高祖至文帝。裁亦三帝。未有毀主而行禘。禘。其證二也。梁武帝用謝廣議。三年一禘。五年一禘。謂之大祭。禘祭以夏。禘祭以冬。且梁武乃受命之君。裁追尊四朝而行禘。禘。則知祭者是追養之道。以時移節。變孝子感而思親。故薦以首時。祭以仲月。間以禘。禘。序以昭穆。乃禮之經也。非關宗廟備與未備。其證三也。終從崇義之議。

南唐嗣主保大中。太常博士陳致雍進祖宗配郊位議曰。臣伏聞禘郊祖宗配食之文。其來有矣。以遠祖而配者。始封之君是也。若皇帝奉太祖景皇帝。冬至配圓丘。夏至配方丘。法周人郊后稷之義也。以近祖而配者。受命之君是也。若高祖神堯皇帝。孟春配祈穀。法周人祖文王之義也。太宗文皇帝。孟夏配雩祀。法周人宗武王之義也。國家憲章三代。專配郊丘。得禮之正也。自開元中。不用太祖景皇帝配天地。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天地。謂高祖受命之君。有天下不因於景皇帝。至永泰元年。是常博士獨孤及議云。太祖景皇帝於柱國之任。翼周弼魏。肇啓王業。建封于唐。高祖因之。以天下之歸。天之所命也。亦猶周后稷始封之祖。若廢配天地。是太祖之廟毀也。二年。禮儀使杜鴻漸與獨孤及議同。自是相承。復依武德貞觀故事。故不用開元禮文。我烈祖再造區宇。建七世之廟。奉高祖居昭穆之上。景皇帝不在太祖之位。故以高祖配天地。太宗配雩祀。所以配雩祀者。蓋與復

以來未暇祈禱之祭故也。切以高皇帝廟踴烈祖功格上玄。居百世以不遷。繼中興而垂統。禮合躋升之義。位崇昭配之文。修撰高遠所奏。未協舊章。然則國朝大祀歲只有三。若上遷太宗文皇帝配皇地祇。是祖宗皇帝之功有差。父子之倫不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周人所以郊祀后稷。宗祀文王。以后稷為天地之主。文王遷祖一任。今或依奏以太祖配皇地祇。則於禮無謂。未若建孟春祈穀一祭。以太宗從下佐食。然可奉烈祖高皇帝孟夏配雩祀。使尊祖之禮得申。免齊聖之食有贖。考古沿酌庶協厥中。伏請更下尚書省眾官定議。

宋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案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建國。改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與文王武王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

廟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四立親廟。梁氏而下。不為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崇建廟室。

三年。國子司業兼太常博士聶崇義表。上奏定郊廟祭玉。詔命太子詹事尹拙。集儒學三五人。更同參議。拙多所駁正。崇義復引經以釋之。悉以下工部尚書竇儀。俾之裁定。儀上奏曰。伏以聖人制禮。垂之

無窮。儒者據經。所傳或異。年祀寔遠。圖繪缺然。踏駁彌深。丹青靡據。聶崇義研求師說。耽味禮經。較於舊圖。良有新意。尹拙爰承制旨。能

罄所聞。尹拙駁議。及聶崇義各奏義。各四卷。且再加詳閱。隨而裁置。率用增損。列於注釋。共分為十五卷。以聞。詔頒行之。拙崇義復陳祭玉

鼎釜異同之說。詔下中書省集議。吏部尚書張昭等奏議曰。按聶崇義稱祭天蒼璧九寸圓好。祭地黃琮八寸無好。圭璋琥並長九寸。自

言周顯德三年。與田敏等按周官玉人之職。及阮謨鄭玄舊圖。載其

制度臣等按周禮玉人之職。只有璧琮九寸。瑗琮八寸。及璧羨度尺好三寸以為度之文。即無蒼璧黃琮之制。兼引注有爾雅肉倍好之說。此即是注璧羨度之文。又非蒼璧之制。八詳鄭玄自注周禮。不載尺寸。豈復別作畫圖。違經立異。四部書目。內有三禮圖十二卷。是隋開皇中勅禮官修撰。其圖第一第二題云梁氏。第十後題云鄭氏。又稱不知梁氏鄭氏名位所出。今書府有三禮圖。亦題梁氏鄭氏。不言名位。厥後有梁正者集前代圖記。更加詳議。題三禮圖曰陳留阮士信受禮學於潁川基。而君取其說為圖三卷。多不按禮文而引漢事。與鄭君之文違錯。正剛為二卷。其阮士信即謚也。如梁正之言可知謚之訛。謬。兼三卷禮圖剛為二卷。應在今禮圖之內。亦無改祭玉之說。臣等參詳自周公制禮之後。叔孫通重定以中。禮有緯書。漢代諸儒頗多著述。討尋祭玉。並無尺寸之說。魏晉之後。鄭玄子肅之學各有生

徒。三禮六經。無不論說。檢其書。亦不言祭玉尺寸。臣等參驗畫圖。本畫周公所說正經。不言尺寸。設使後人謬為之說。安得便入周圖。知崇義等以諸侯入朝。獻天子夫人之琮。璧以為祭玉。又配合羨度肉好之言。彊為尺寸。古今大禮。順非改非。於理未通。又據尹拙所述禮神之六玉。稱取梁桂州刺史崔靈恩所撰三禮義宗內。昊天及五精帝圭璧琮璜皆長尺二寸。以法十二時。祭地之琮長十寸。以倣地之數。又引白虎通云。方中圓外曰璧。圓中方外曰琮。崇義非之。以為靈恩非周公之才。無周公之位。一朝撰述。便補六玉闕文。尤不合理。臣等竊以劉向之論鴻範。王通之作元經。非必擬聖人之姿。而居上公之位。有益於教。不為斐然。臣等以靈恩所撰之書。率稽古訛。祭玉以十二為數者。蓋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日有十二時。封山之玉。牒十二寸。圓丘之遷豆十二列。天子以鎮圭。外守。宗后以大琮。內守。皆

長尺有二寸。又裸圭尺二寸。王者以祀宗廟。若人君親行之郊祭。登壇酌獻。服大裘。搢大圭。行稽顙而手秉尺二之圭。神獻九寸之璧。不及禮宗廟。裸圭之數。父天母地。情亦莫安。則靈恩議論。理未為失。所以自義宗之出。歷梁陳隋唐垂四百年。言禮者引為師法。今五禮精義。開元禮郊祀錄。皆引義宗為標準。近代晉漢兩朝。仍依舊制。周顯德中。田敏等妄作穿鑿。輒有更改。自唐貞觀之後。凡三次大修五禮。並因隋朝典故。或節奏繁簡之間。稍有釐革。亦無改祭王之說。伏望依白虎通義。宗唐禮之制。以為定式。又尹拙依舊圖畫。釜。聶崇義去釜畫。錢臣等參詳舊圖。皆有釜無鑊。按易說卦云。坤為釜。詩云。惟錡及釜。又云。既之。金鬻。春秋傳云。錡釜之器。禮記云。燔黍捭豚。解云。古未有甑釜。所以燔捭而祭。即釜之為用。其來尚矣。故入於禮圖。今崇義以周官祭祀有鬻鼎鑊。供鼎鑊。又以儀禮有羊鑊。豕鑊。之文。乃古

畫釜。不如畫鑊。今燕經皆載釜之用。誠不可去。又周儀禮皆有鑊之文。請兩圖之。又若觀諸家祭祀之畫。今代現行之禮。於大祀前一日。光祿卿省視鼎鑊。伏請圖鑊於鼎下。詔從之。

太宗淳化三年。將以冬至郊。前十日。皇子許王薨。有司言王薨在未受摭戒之前。準禮。天地社稷之祀不廢。詔下尚書省議。吏部尚書宋琪等奏。以許王薨。謝去郊禮。裁十日。又詔。輟十一日以後五日。朝參且尊成服百僚。皆當入慰。有司又以十二十三日受摭戒。按令式。受摭戒後。不得弔喪問疾。今若皇帝既輟朝而未成服。則全棄禮文。百僚既受摭而入奉慰。又違令式。况許王地居藩戚。望著親賢。於昆仲為大宗。於朝廷為冢嗣。遽茲薨逝。朝野同哀。伏想聖情。豈勝追念。當愁慘之際。行對越之儀。臣等實慮上帝之弗歆。下民之斯感。况祭天之禮。歲有四焉。載於禮經。非有差降。請以來年正月上辛。合祭天地。

從之。

真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憲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按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別。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議。戶部尚書張齊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為人後者為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云。天子絕暮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并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真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為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

景德中南郊鹵簿使王欽若上言曰。五方。中位板如壘。咸仰赤燁。恐含樞紐。白招拒叶光紀。恐是五帝之名。理當恭避。禮官言開寶通鑑義纂五者皆是帝號。漢書注自有名。即蒼帝靈符赤帝文祖。白帝顯紀。黑帝玄矩。黃帝神斗是也。既為美稱。不煩回避。

二年欽若又言。漢以五帝為天神之位。今在第一龕。天皇大帝在第一龕。與六甲岳瀆之類。接席。帝坐天市之尊。今與二十八宿積薪。騰蛇。杵臼之類。同在第三龕。卑至尊。臣甚未便也。若以北極帝坐。本非天帝。蓋是天帝所居。則北極在第二。帝坐在第三。亦高下未等。又太微之次。少左右執法。子星之次。少孫星。望命司天監參驗。乃詔禮儀使太常禮院司天監檢定之。禮儀使趙安仁言。按開寶通鑑。元氣廣大。則稱昊天。據遠視之。蒼然則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天皇大帝。即北辰耀魄寶也。自是星中之尊。易曰。日月

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又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蓋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是則天以蒼昊為魁。不入星辰之列。又郊祀錄壇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坐。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位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坐齊列。俱在十二陛之間。唐建中開司天冬官正郭獻之奏。天皇北極天一太一準天寶勅。並合升第一等。貞元二年親郊。以太常議。詔復從開元禮。仍為定制。郊祀錄又言壇第三等有中宮天市垣帝坐等十七坐。並在前開元禮義羅五帝有五坐。一在紫微宮。一在大角。一在太微宮。一在心。一在天市垣。即帝坐者。非直指天帝也。又得判司天監史序狀。天皇大帝一星在紫微勾陳中。其神曰耀魄寶。即天皇是星。五帝乃天帝也。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內。居中一星曰北辰。第一主月為太子。第二主日為帝王。第三為庶子。第四為嫡子。第五為天子之樞。蓋北辰所主非一。又

星之比。太微垣十星有左右執法。上將次將之名。不可備陳。故總名太微垣。星經舊載孫星。而壇圖止有子星。辨其尊卑。不可同位。竊惟壇圖舊制。悉有明據。天神定位。難以躋升。望依星經。悉以舊禮為定。欽若復言舊史天文志。並云北極北辰最尊者。又勾陳口中一星曰天皇大帝。鄭玄注周禮。謂禮天者。冬至祭天皇於北極也。後魏孝文種六宗。亦升天皇五帝上。按晉天文志。帝坐光而潤。則天子言。威令行。既名帝坐。則為天子所占。列于下位。未見其可。又安仁議以子孫一星不可同位。陛下方洽高祿之慶。以廣維城之基。苟因前代闕文。便為得禮。實恐聖朝茂典。允未遠中。詔天皇北極特升第一龕。又議孫星于子星位次。帝坐如故。欽若又言帝坐上三紫微太微者。已列第二等。唯天市一坐在第三等。按晉志。大角及心中星。但云天王坐。實與帝坐不類。詔特升第二龕。

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伏觀畫日來年正月三日壬辛祈穀。至十日始立春。按月令正月元日注為祈穀郊祀昊天上帝。春秋傳曰春而郊。郊而後耕。蓋春氣初至。農事方興。郊祀昊天。以祈嘉穀。當在是寅之月。迎春之後。自晉泰始二年始用上辛。不擇立春之先後。齊永明元年立春前郊。議欲遷日。王儉曰。宋景平元年元嘉六年並立春前郊。遂不遷日。吳操之云。應在立春前。然則左氏所記乃三代舊章。王儉所言乃後世變禮。來年正月十日立春。三日祈穀。斯則蘇王儉之末議。遣左氏之明文。望以立春後上辛行祈穀禮。因詔有司詳定諸祠祭事。有司言今年四月五日雩祀上帝。十三日立夏祀赤帝。按月令立夏之日。天子迎夏于南郊。注云。為祀赤帝於南郊。又云。是月也大雩。注云。春秋傳曰。龍見而雩。龍。謂角亢也。立夏後昏見於東。夏按五禮精義云。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之龍見或在五月。以祈甘

雨。於時已晚。但四月上旬十日。今則惟用改朔。不待得節。祭於立夏之前。殊違舊禮之意。苟或龍見於仲夏。雩祀於季春。相去遠闕。於禮未周。欲請並於立夏後十日。如立夏在三月。則待改朔。四年判太常禮院孫奭言。準禮冬至祀圜丘。有司攝事。以天神六百九十位從祀。今惟有五方上帝及五人神十七位。天皇大帝以下並不設位。且太昊句芒。惟孟夏雩祀。季秋大享及之。今乃祀於冬至。恐未協宜。翰林學士晁迥等言。按開寶通禮。圜丘有司攝事。祀昊天配帝。五方帝。日月五星。中官外官。眾星總六百八十七位。雩祀大享。昊天配帝。五方帝。五天帝。五人帝。五官總十七位。乃丘祭皇地祇。配帝神州岳鎮海瀆七十一位。今司天監所設。圜丘雩祀明堂方丘。並十七位。即是方丘有岳瀆從祀。圜丘無星辰。而反以人帝從祀。望如奭請。以通禮及神位為定。其有增益者。如後敕從之。

真宗時。右正言夏竦進策曰。伏以祀者。國之大事。民之攸仰。天子富有六幽。尊極萬國。不有祭享。何以教民。故宗廟有黍稷禘祫之殊。郊祀有類。望燔瘞之差。蓋禮天地事鬼神。豈不重乎祀。莫大乎祭。祭崇感也。儀以昭禮。恭以降神。與其恭不足而儀有餘。不若儀不足而恭有餘。易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傳曰。蘋蘩蕝藻之菜。潢汚行潦之水。苟有明信。可薦於鬼神。昔三代之興也。祭薄而誠厚。及其亡也。祀豐而誠怠。故先王之戒。莫先乎此。家不命有開。天授皇器。感享帝之禮。正清廟之位。雖曰唐漢無或比隆。祀事之間。竊有感焉。夫九祭六禘。禮則有差。百拜三獻。恭則無異。朝廷之制。三年而郊。陛下端圭冕。修齋戒。著誠致潔。昭事上帝。元元之民。咸知感嘆。頌聲洋洋。流美道路。至於朝日夕月。四郊迎氣。廟

萬機之煩。特詔執事將命。文臣大儒。足以承式。或聞行事之官。祝史之員。不無齷齪之士。頗用貴游子弟。罕能虔恭夙夜。多乃懈怠。祀事若聖明之德。享之則已。若以祭官神具吐之。伏願陛下遵做經義。躬親祭獻。必若聖政少暇。願擇良臣視事。應宗祝之官。選任儒雅。嚴其戒撻。勅其怠慢。昭夫肅恭之德。教以存謹之禮。其德上達。其教下流。則神人和樂。灾害不生。淳厚之風。猶茲漸矣。

仁宗初即位。同判禮院謝絳論宣祖配侑。奏曰。臣伏觀本院與崇文院檢討官詳定。以宣祖配感生帝。切尋宣祖非受命開統。因循配祀。義或未安。臣以謂三代兩漢之際。經禮雖著。而事遠難法。請以唐與明之高祖武德初。定令每歲圓丘雩祀。並以景帝配。祈穀大享。並以元帝配。太宗初。以高祖配圓丘。明堂北郊之祀。元帝專配感生帝。高宗永徽二年。祀高祖於圓丘。太宗於明堂。兼配感生帝。又以景帝元

帝稱祖萬代不遷遂停配祀以符古義臣以謂景帝初受封為唐始祖推於事實蓋與宣祖不作宣祖於唐是為元帝之比唐有天下裁越三世而景元二祖已停配祀之典且有宋受命于茲四聖而宣祖配侑因而未停與唐非合請依永徽故事停宣祖配享仍用唐太宗故事宗祀真宗於明堂兼配感生帝若據鄭康成說則曰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因其所感別祭於南郊以祖配之今若不用永徽故事則請以太祖兼配正符鄭說而論者以宣祖比周之后稷切又感焉詳鄭之意非六命始封之祖則不配故引后稷配靈威仰之義為證唯太祖始基帝業配感生帝據理甚明若以配祈穀與感生帝同日相妨則當以太宗配祈穀太祖配雩祀亦不失尊嚴之旨臣以謂宣廟非為不遷而迭用配帝於古為疑禮相有功宗有德但非受命之祖親盡必毀而况配享乎

天聖二年二月翰林學士王珪等上疏曰同知太常禮院呂夏卿狀古者新君踐阼之三年先君之喪二月七月為禫祭然後新主祔廟特行禫祭之始禫是冬十月行禫祭明年又行禫祭自此五年再為禫祭喪除必有禫祭者為再大祭之本也今當禫祭緣陛下未終三年之制納有司之說十月依舊時享然享廟禫祭其禮不同故事郊享之年遇禫未嘗權罷臘祭是則孟享與享廟嘗併行於季春矣其禫祭年數乞一依太常禮院請今年十月行禫祭明年四月行禫祭仍如夏卿議權罷今年臘享

康定元年直秘閣趙希言奏太廟自未有寢無廟因堂為室東西十六間內十四間為七室兩首各一夾室按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據古則僖順二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並建別殿奉安神御豈若兼主為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為寢更立一祧廟遂室

各題廟號。如寶神御物宜銷毀之。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茲。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說。未足據正。自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降殺以兩。則國家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說也。僖祖至真宗。方及六世。不應便立祧廟。自周漢每帝各立廟。晉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可輕改。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傳者皆在焉。其神御法物。寶蓋釦床。請別為庫藏之。自是室題廟號。而建神御庫為慶曆元年。張方平論郊廟三事疏曰。臣前所論請於郊廟致誠以謝天戒。此乃內出於精衷者。然祀享之禮。在於內。盡志外。盡物。外盡物者。不貴乎物之多也。在乎稱禮而已。臣近奉勅執事于郊廟。故舉所見。不稱禮之尤者三事。以聞。蓋疑於典故。別無討論。禮也者。上於恭而已矣。此聖心可裁正者也。

一圓丘黃道

伏見圓丘昊天上帝。皇地祇用黃褥位。祖宗配侑用緋褥位。以示損於天地也。皇帝板位及飲福位。皆用緋褥。示不敢踰祖宗也。而自小次前設黃道升壇。夫黃道之制。不著於典禮。臣竊詳之。蓋以皇帝既解劍脫履。用藉步為潔。既用藉步。而色用黃。則是踰於祖宗褥位之制。而又從升壇。諸執事者盤辟迴旋。禮容不肅。至于襟袂委拂。神位以避黃道。故也。且壇上既鋪織。芻為藉。臣謂自小次登午陛。例可芻藉。其黃道特請徹之。於禮為稱。

一小次

皇帝既行禮。當就壇下褥位。其小次之設。皇帝奠幣登殿。每降即就

次。至于近侍左右。執幄後休坐。則陪位百官不能不跛倚懈惰。夫三年一郊。禮稀曠矣。而又恭虔之不足。非所以副陛下事天尊祖之意。掌次周官所載。禮有舊文。若徹其惟蔽。虛而不處。即此變禮。始自聖明。後世有述矣。

一祠官

凡祀事。主於肅恭。况禮行於郊。廟若肅恭不足。是謂黷祀。臣於太廟見司徒升奉俎。而俎已入室。命執事者復舉以出。乃始奉而薦之。其不虔乃爾。又監禮之官。終事不至。有司莫詰。御史不糾。百執事之懈于位。乃爾。應緣祀事官。雖於尚書省受指戒。徒習虛儀而已。請特降中旨。申勅御史臺。嚴加糾察。以懲不恪。右三事切於禮意。事非難行。上可以將陛下之精誠。下可以正朝廷之彝典。庶乎三靈來格。百福饗臻。倘蒙聖心特垂察納。即乞降出施行。

判太常寺呂公綽言。舊禮郊廟尊壘數皆準古。而不實三酒五齊。明水明酒。有司相承。名為看器。郊廟配位。惟用祠祭酒。分大中祠位二升。小祠位一升。止一尊酌獻。一尊飲福。宜詔酒官依法制齊酒。分實之壇殿上下尊壘。有司毋設空罇。並如唐制。以并水代明水明酒。正配位酌獻飲福酒。用酒二升者。合增二升。從祀神位用舊升數。

公綽又言。歷代郊祀配位無側向。真宗示輔臣封禪圖曰。嘗見郊祀昊天上帝。不以正坐。蓋皇地祇次之。今修登封上帝。宜當子位。太祖太宗配位。宜比郊祀而斜置之。其後有司。不論先帝。以告成報功酌宜從變之意。每郊儀範。既引祥符側置之文。又載西向北上之禮。臨時擇一。未嘗考定。迺詔南郊祖宗之配。並以東方西向為定。

三年。太常博士余靖言。周禮司服之職。掌王之吉服。大裘而冕。無旒。以祀昊天上帝。祀五帝亦如之。衣冕十有二旒。其服十有二章。以享

先王鷩冕八旒。其服七章。以享先公。亦以饗射。毳冕七旒。其服五章。以祀四望山川。絺冕六旒。其服三章。以祭社稷五祀。玄冕五旒。其服無章。以祭小祀。此皆天子親行祀事所服冕服。悉因所祀大小神鬼以為制度。今大祠中祠所遣獻官。並用上公九旒九章冕服。以為初獻。其餘公卿亦皆七旒冕服。全無等降。小祠則公服行事。乘虎舊典。宜詳周禮。因所祭鬼神以為獻。官冕服之制。詔下禮官議。奏曰。聖朝之制。唯皇帝親祠郊廟及會朝大禮服衮冕外。餘冕皆不設。其每歲常祀。遣官行事。攝公則服一品九旒冕。攝卿則服三品七旒冕。自從品制為服。不以祠之大小為差。至於小祠獻官。舊以公服行事。則有違典禮。按衣服令。五旒冕衣裳無章。皐綬綬銅裝劍佩。四品以下為獻官。則服之。今小祠獻官既不攝公卿。則盡屬四品以下。當有祭服。請除公卿祭服。仍舊從本品外。小祠所遣獻官。並依今又祭服行事。

若非時占祭。用香幣禮器行事之處。亦皆準此。

皇祐初。同知太常禮院邵必上言曰。伏見監祭使監禮各冠五旒冕。衣裳無章。色以紫檀。按周禮六冕之制。凡有旒者。衣裳皆有章。惟大裘冕無旒。衣裳無章。一命大夫之冕無旒。衣裳亦無章。今監祭監禮所服冕五旒。侯伯之冕也。而衣無章。深所不稱。色以紫檀。又無絰。據竊詳監祭監禮。既非祠官。則御史博士爾。而服用五等。蓋非所宜。而且旒無章。况國家南郊大禮。太常卿止服朝服。前導皇帝。明祠官也。今後監祭者。請冠獬豸。監禮者。冠進賢。為稱。詔不允。

二年。判太常寺宋祁上明堂路寢議曰。凡明堂路寢。其名雖異。其制一也。昔神農氏祀於明堂。有其蓋而無四方。至黃帝謂明堂為合宮。唐虞謂明堂為五府。夏后氏謂明堂為世室。商人謂路寢為重屋。周人謂五府為明堂。黃帝合宮。義也。唐虞五府。府聚也。言五帝之神聚。

祭乎此。夏后氏名世室者。取世世不毀也。商人名重屋者。商於虞夏。稍文。加以重檐四阿之制。故取名焉。周人謂明堂者。以其明政教之法。常於此堂也。天子布十二月政令。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若閏月。則闔門左扉而施其政。故於文。王在門為閏。又曰。在國之陽。居離之地。有明義焉。故謂之明堂。夏之世室。深蓋八丈四尺。廣十丈五尺。匠人職。所謂堂脩一者也。基高一尺。夏氏堂上五室。以法五行。木室處東北。火室處東南。金室處西南。水室處西北。每室深丈八尺。廣二丈一尺。土室處中。深二丈四尺。廣二丈八尺。然五室居堂之上。深六丈。廣七丈。又匠人職。所謂堂上五室。三四步。四三尺也。有九階。三面二階。南面三階。法陽數也。五室有四戶八憲。戶法四時。憲法八節。一堂者。法地載五行云。商人四重屋。正寢也。正寢則路寢也。其制堂深五丈六尺。廣七丈二尺。堂上亦為五室。室方一丈六尺。基高三尺。

重屋四阿。四阿者。雷也。周人明堂如一。按廟法。九尺為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基高一筵。上亦五室。室深廣二筵。或曰。宮蓋方三百步。在近郊三十里。或曰。七里之郊。鄭康成曰。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漢馬宮。夏后世室。室顯於堂。故命以室。商人重屋。屋顯於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大於夏室。故命以堂。夏氏益其堂之廣。四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序間。大夏氏七十二尺。去漢武帝始以公玉帶所上黃帝時明堂圖。作之汶上。黃圖中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室。垣為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帝始祠太一五帝於上座。至後漢光武帝又營明堂。上圓下方。八憲四闔。九室十二坐。室四戶。凡三十六。八牖。凡七十二。沿周制也。晉議營明堂。裴頠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禮據未分。宜可直為一殿。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皆除之。由是宋齊以後。咸

率茲禮。故宋作明堂。止為大殿。十二楹。無古戶牖。但文飾雕畫而已。梁仍宋制。以中六楹安六天帝。坐悉南向。五人帝位。階上。堂後為小殿。五楹。為五佐室。為唐明皇帝始。以東都乾元殿為明堂。參用周法。開元二十年。以行享禮。臣按明堂。天子布政之所。因得祀上帝者。蓋以地非褻近。可以交饗人神歟。至三代。彌文。故制為戶牖。有所法象。所以尊大而神明之也。要之在講禮事神。布揚法度而已。後之王者。所以班大政。朝羣臣。何嘗無其所。其謂之宣室。謂之犬極。皆明堂比也。沿革稱謂有不同耳。而諸儒限局聞見。抱殘冊。爭空言。據已是之槩見。抗必信之實論。以為一事一物。不如古制。則為非禮。推尊上古。殆不可及。然殊不知聖人便世制宜。興至治安天下。通靈心。雖無明堂。猶無損於有道。嫌於行禮者也。今之大慶。則古之路寢。即明堂也。以之恭天。以之布政。何不可邪。國朝以來。非朝會齋宿。未嘗臨御。故其棟宇闕。遂堂華敞。與燕寢自不相連。固非常章褻近者也。今有請即為明堂。於禮便甚。

祁又議五室。奏曰。明堂所以有五室者。何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黃曰神升。白曰顯紀。黑曰無矩。蒼曰靈府。鄭康成曰。五府與周明堂同。自夏以來。五室之制不改。周家以木室在東北。象木生于寅。火室在東南。象火生于巳。金室在西南。象金起於申。水室在西北。象水起於亥。土室居中者。象土總御五行。寄治四方。木專一隅之義也。其名木室曰青陽。火室曰明堂。土室曰太室。金室曰總章。水室曰玄堂。青陽者言春之色。與陽之氣。明堂者夏為未明。是其卦之明也。太室者太。大也。土功最大。餘行比之為小。以其含廣大也。總章者總法也。章明也。生秋萬物已成。光明潔鮮云。玄堂者玄。黑也。冬敬為陰。故取黑義。秦更制九室。其法不傳。後漢之營明堂。遂改周

制。張衡所謂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者。或曰九室十二坐。以象九州。十二月。宋營明堂。止為十二大屋。無戶牖之制。齊從王儉議。更復五室。梁武帝欲有述。作為下。制與羣臣大議。曰。堂准大戴禮。九室八牖。三十六戶。以茅蓋屋。上圓下方。鄭康成據援神契。亦曰上圓下方。曰八。窗四達。明堂之義。本是祭五帝神。而九室之數。未見其理。若以五堂而言。雖當五帝之數。面南則背。背光紀。面北則背。背赤。慄怒。東面西面。又亦如之。於事殊未可安。且明堂之祭。議五帝。則是總議。在郊之祭。五帝。則別宗祀所配。復應有室。若專配一室。則是義非配五。若皆配五。則便成五位。以理而言。明堂本無有室。宋昇以為月令。天子居明堂。左个右个。聽朔之禮。既在明堂。今若無室。則於義成闕。制曰。若於鄭義聽朔。必在明堂。於此則人神混淆。恭嚴之道。有廢。春秋云。个居二六國之間。此言明堂左右个者。謂所祀五帝堂之南。又有小室。亦

號明堂。分為三處。聽朔既三處。則有左右之義。在營城之內。明堂之外。則有个名。故曰明堂左右个也。以此而言。聽朔之處。自在五帝堂之外。神有別。理無相干。議遂不能定。天監十二年。虞翻建言。周禮明堂九尺之筵。以為高下脩廣之數。堂一筵。故階高九尺。漢家制度。猶遵此禮。故張衡引度堂以筵者也。鄭康成以廟寢三制既同。俱應以九尺為度。制曰可。於是毀宋太極殿。以其材構明堂十二楹。基准太廟。以中央六楹。安六坐。悉南向。由東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享五帝。在阼階。東上西向。大殿後。又為小殿五楹。以為五佐室焉。後周採三輔黃圖。欲建九室。不能成。隋牛里仁建言。三代相沿。咸有損益。至於五室。確然不變。夫室以祭天。天實有五。若立九室。四無所用。布政視朔。自依其辰。鄭司農謂十二月分在十二月。陽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康成亦言每月於其時之

堂而聽政焉。禮圖畫介皆在堂偏。是以湏為五室。唐高宗與羣臣雜議。以五室為宜。故設昊天上帝於太室中央。南向。配帝於東南。西向。青帝於木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戶之西。元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其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高辛之堂。各於五方帝之左。內向。差退。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坐於明堂廷中。各於其方俱內向。故國朝從唐制。儀存通禮。臣按古謂明堂為五府。似五室之制。權輿於此。上世圖籍淪闇不得。搢紳先生所能道者。又皆大較而言。不能纖細推處。故夏周止去大尊帝。明堂不言帝。別一室。後世諸儒推而合之。分主五行。遂設神位。其有與之。莫可廢也。然漢制本為九室。薛綜曰。堂後有九室。所以異周制云。若然。室在堂後。不為尊帝之位。明矣。故向背之間。梁武致齋。筵几之度。遠而難質。今有司請以大慶殿。不為明堂。倣古宜。今最為合禮。周禮書曰。清廟

明堂。與路寢同制。此其驗也。其五室。權以幔幄為之。以明六天五帝。絕位於禮。無嫌。

祁又議。規蔡邕明堂奏曰。蔡邕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曰世室。商曰重屋。周曰明堂。東為青陽。南為明堂。西為總章。北為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人君之位。莫正於此。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其中正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令。昭令德宗祀之禮。明前功百辟之勞。起尊卑恭長之義。顯教幼誨稚之學。朝諸侯。選造士。於其中。以度制。生者垂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宮。而四學具焉。辟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所由生。尊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象則曰清廟。取其政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堂。

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水圓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取宋之姦賂。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郕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器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律。所以大明教之也。周清廟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齋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堂之廟。猶周清廟也。皆

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大初篇曰。天子曰。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夕入北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禮記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入太學。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闈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宮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闈。西門稱闈。故同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學焉。又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與教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遠東序。釋奠於先老。遠設三老位焉。春夏學

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學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學者詔焉。故稱太學。仲冬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學。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四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學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宮。象日辰也。水環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應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辟雍。王制曰。天子出位。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讖告。樂記曰。武王伐商。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有嬌橋虎。在泮獻馘。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宮俱獻馘也。即王制所謂以訊讖告者也。禮記曰。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

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日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顯。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學。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錫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學。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合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且圓蓋方戴。六九之道也。八闈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晉書。準著論。非之曰。明堂太廟太學三者。事義不同。各有所施。而論者合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經典相似之語。推而同之。其失遠矣。夫宗

廟之中。人所致禮。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衆學處焉。饗射其中。人鬼慢躩。死生交錯。囚俘截耳。創痍流血。以下鬼神。非其理也。又茅茨採椽。至質之物。建日月。乘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禮記先儒云。明堂四面。東西八丈。南北六丈。與七廟非一體也。夫宗廟鬼神所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一門之內。若在其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周人立三代之學。非立三代宗廟者也。周養老於東。膠。非三老也。文王世子。養老乞言於東序。又皆於學也。靈臺以望氣。清廟以訊儉。既非一體。安有宗廟之中而以之燕射戲詭乎。明堂在國之陽。而宗廟在左。又宗廟不應在外也。齊宣王問孟子曰。可毀明堂乎。若明堂是廟。豈容有此問哉。諸儒言明堂各未有證。蔡邕等遂言異名同實。方之北辰居所。取其處中不移。旁運三光。非是一物。而徧其跡。以悟人意耳。臣案蔡邕為漢

大儒。當時去聖人未遠。然而以明堂清廟辟雍靈臺合為一物。何推寧其博見異藝。有所述乎。將以獨識取高。當世也。自孔子歿。諸儒鋒奮。或言魯禮。或論周制。或道夏商。家自為書。決不相通。又緯識詭異。附經造說。誼無足據。而邕信其所疑。是愚謂不可行而言。是誣。合誣與愚。邕必有一焉。宜為後人之嗤訾也。故魏晉而下。邕說不復施行。

邕又議上帝五帝。奏曰。鄭康成以上天之神。凡六。昊天者。天皇大帝。五帝者。太微五帝。王肅曰。昊天惟一神。以五帝為次神。而諸儒附鄭者多。故據而為說。去凡合祭五帝。一歲有二祀。龍見之月。祭於南郊。謂之大雩。一也。九月大饗於明堂。宗祀文王以配。二也。祭明堂者。諸儒之言不同。或說周家祭五天。帝皆明堂中。以五人。帝及文王配。五官神坐廷中。以武王配。歸曰。祖宗。禮所謂祖文王而宗武王者也。苑設神位。準五行。相向以為法。威仰在卯。西面。熒怒在午。比面。樞紐在

未北面。招矩在酉，東面。汁光紀在子，南面。太皞炎帝黃帝少皞高辛各在其位。少退，句芒祝融后土，尊枚玄冥皆在人帝下。少後，文王坐太皞之南位如主人。武王少退，或曰合祭之日，五精之帝皆西面。其牲則天帝各一犢，合同十牲。文王之牲用太牢。以詩我特爲曰我特我享，維牛維羊。文王武王而用太牢者，以五人帝各配一天爲之主。是爲外神依止，則文王汎配五帝矣。以不專配，則所用牲得從盡物之享云。漢武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牲以太牢。禮畢，燎堂下。晉武帝初議明堂，羣臣曰：五帝，即天也。王氣時異，故殊具。雖名有五，其實一。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位而已。詔可。時韓陽建言：古建明堂，成秩五帝，無祭一天者。帝下詔曰：往者衆議，除明堂五帝位。考之禮文，不正。其復之，擊虞議以爲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之神，新禮五帝即上帝，上帝即天也。明

堂除五帝之位，惟祭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立之祀，掃地而祭，牲用鴈栗，器用陶匏，事及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以薦，三牲並陳，遵豆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北位，居然異體。牲牢品物，質文殊趣。且祖考同配，非謂尊嚴之美。三日再祀，非謂不黷之義。其非一神，亦足明矣。晉在上古，生爲明王，沒配五行。故太昊配木，神農配火，少昊配金，高辛配水，黃帝配土。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祀之於四郊。報之於明堂。祀天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或以爲五精之帝，佐天育物者也。前代相因，莫之或廢。前韓陽上書，宜如舊祀。五帝詔已施用，請改定新禮。從之。唐禮部尚書許恭宗議祠令，新禮並用鄭氏六天之說，圓丘祀昊天上帝，南郊祀太皞感帝。明堂祀太皞，案鄭氏唯據歲時以說六天，皆謂

皇象而昊天上帝不屬六宮。其注月令周官以昊天上帝為北辰曜魄寶。注孝經明堂為太微五帝。案易日月麗於天。百穀草木麗於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是明辰象非天。草木非地。毛萇傳曰元氣浩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則稱蒼天。此則蒼昊為躰。不入星例。且天地各一。是曰兩儀。天尚無二。帝為有六。是以王肅羣儒咸非其義。起居舍人王仲丘又以貞觀禮志。春秋祀五帝明堂。顯慶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准孝經說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上帝即太微五帝。且上帝之號本屬昊天。周禮王將旅上帝張旒。設皇邸祀五帝。張次小次。由此言之。上帝之與五帝自有差等。不可混而為一。鄭注孝經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二主。故異其處以避后稷。孔安國曰。帝亦天也。然則禋享上帝。有合經義。而五方皆祀。行之已久。請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事。帝之義。詔可。自是不改。國朝因之。臣案諸儒之說。上帝及五

帝。紛然不一。王肅以為上帝即昊天。鄭康成謂昊天為皇大帝。五帝為太微五帝。王鄭二說既顯。學者爭為執辯。雖天子亦不能果定其文。然臣以為就經言之。仲尼之意。儻可見也。孝經云。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頌。我將篇曰。祀文王也。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惟天其右之。伊嘏文王。既右享之。孝經言配天而後言上帝。詩當言帝右而云天右。是天為上帝。上帝為天。互文以見義也。天之所以為五帝者。先儒之議多矣。道大儒孫奭建言。天雖一神。以其至尊。故有多名。亦猶人君稱皇王后。辟天王天子皇帝。縣官臣民曰陛下。史臣曰上。服用曰乘輿。出入曰車駕。各隨德義而稱。亦以至尊故也。以天帝之神。迭至五時。故聖人制禮。謂之五帝。非五帝各一神也。以謂儒不怪。詩傳天有五名。而獨怪帝有五號。奭又以歲九祭皆主於天。至日圓丘正月祈穀。

五時迎氣。孟夏雩。季秋饗。凡九。惟至日其禮最大。故編曰：昊天上帝。昊天者以軀稱上帝者。以德兼舉。禮大故也。其餘則否。至於大雩。祈百穀之雨。大享報百穀之成。以五帝者有生成之功。祈報之禮。關一不可。雖止一神。並陳五位。不知神之於彼乎。於此乎。莫言如是。是其得也。然而欲去昊天上帝一。停止設五帝。臣以為禮有未然。號昊天者。以其元氣魁然。乘五行。王氣普臨萬物。因時顯功。人擬以名。故春曰青帝。夏曰赤帝。猶春為蒼天。冬為上天耳。唐以來。二家之說兼行。故今享禮有六帝位。雖然。莫許於彼於此而求之矣。何獨是五而非六乎。故兼存之。則示聖人尊天奉神。不敢有所裁抑云。

邾又上議配帝。奏曰：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高辛而宗堯。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祖高辛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氏曰：禘郊祖宗謂祭昊天

於圓丘曰禘。祭上帝於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於明堂曰祖宗。祖宗通言爾。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凡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先後之次。郊祭一帝而明堂祭五帝。少德配寡。大德配衆。禮之殺也。諸儒據鄭此說。由是推而廣之。以明文武有俱配之義。臣案孝經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然則孔子著經以美周公者。則自周以上。未有能以父之尊而進配上帝者也。惟周公能之。則自商及虞。安得祖而宗之之說耶。禮記多出秦漢諸儒之家。鄭即據而為解。以遺孔經。以未之思耳。崔靈恩曰：五帝皆坐明堂中。以五人及文王配之。五神坐廷中。以武王配之。或非之曰：不然。五官之神。生為上公。死為貴神。其生也。帝王之饗皆預升堂。今為貴神。獨坐於下。屈武王之尊。下坐同之。義為不允。當謂合祭五帝。明堂唯有一祭。五

帝及神俱坐堂上。以文武二祖汎配五帝及神。以文王配祭五帝。則謂之祖。以武王配祭五神。則謂之宗。二王同時並配。故祭法所謂祖文王宗武王也。祖始也。宗尊也。若祭為尊且始者。明一祭之中有二義焉。以始而言。謂合祭五帝於大雩之時。為百穀祈歲功。始求之義也。以尊而言。季秋之月。得其成功。尊而祀之。以報其德。明二王配祭。既有此義。故分為二名。鄭康成所謂祖宗通言者。謂稱祖不得無尊嚴之心。言尊不得無始求之理。而孝經及詩但云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武王者。祖宗之祭。其躰同。故舉一足以明不待兩見云。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言祖而云宗者。亦通武王之義。漢武帝初祠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坐。以高皇帝對之。至明帝乃以光武配五帝。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自是應章安而下。不敢輒易。齊明帝有事明堂。有請以武帝配。謝靈濟曰。按法掃郊。祖宗並列嚴祠。鄭氏注。我亦據兼饗。

宜祖宗兩配。文武雙祀。左僕射王晏曰。若用鄭說。祖宗通言。則生有功德。沒垂尊稱。歷代配帝。何止於二。今盛為上帝。允屬武考。百代不改。其文廟乎。詔可。唐太宗始以高祖配享明堂。高宗又奉太宗配祀。有司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太尉長孫無忌建言。永徽二年七月。詔書奉太宗以尊嚴配。時高祖當遷禮司。乃以太宗降配五人帝。雖同在明堂。不得對越天帝。非明詔奉親之意。謹按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伏尋詔意義。在於此。又尋漢魏晉宋歷代之禮。無父子同配之義。唯祭法稱周人帝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康成謂祖宗者。通言祭五帝五神於明堂也。尋鄭之意。乃以祖宗合為一祭。又以文武共在明堂。連祫配祀。良為巨謬。故王肅曰。古者稱有功而宗有德。祖宗自是不毀之名。非謂配食者也。審如鄭義。則經嘗言祖祀文王。不得言宗祀也。又曰。武王配勾芒之類。是謂五

神。位在堂下。天子降位。夫君故矣。故春秋傳稱郊祖宗。報五者國之
典祀也。知各一事。非祖宗合祀於明堂矣。南齊蕭氏以武明昆季並
於明堂配食。事乃不經。不足為法。武德令以元帝配於明堂。兼配感
帝。至貞觀初。緣情革禮。兼高祖配明堂。迨世祖尊配感帝。有迹遷之
典。高祖請配吳天上帝。太宗請配明堂五帝。從之。唐垂拱元年。有司
議嚴配之禮。孔元義曰。考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配尊大
之者。昊天是也。請奉太宗高宗配天上帝於圓丘。高祖配感帝於南
郊。昔宗祀文王於明堂。文王當祖而玄宗者。適武王之義。請太宗高
宗配祭於明堂。沈伯義曰。有虞禘黃帝而郊。魯祖高辛而宗。堯夏后
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高辛而宗。禹商人禘。魯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
人禘。魯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伏。考嚴配之文。於此最備。德禮之
序。莫善於周。禘魯郊。稷不聞於主。明堂宗祀。用兼於兩。配以文王武

王。父子殊別。文王為父。上主五帝。武王對父。不配五神。昔者周公宗
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言嚴武王以配天。則武王雖在明堂。理
未齊於配祭。既稱宗祀。義獨主於尊嚴。雖同兩祭。終為一主。故考經
緯曰。后稷為天地主。文王為五帝宗也。必若一神兩祭為是。則五祭
十祠。為獻頻繁。實虧於數。此則神無二主之道。禮崇一配之義。竊尋
貞觀永徽。共遵專配。明慶之後。始創兼尊。必以順古宜從周法。高祖
請配圓丘方澤。太宗請配南北郊。高宗配五天帝。鳳閣舍人元萬頃
等議。案見行禮。昊天上帝等祠。十一所。咸奉高祖太宗兼配。今議者引
祭法周易考經之文。雖近古之祠。殊失聖旨。伏據見行禮。高祖太宗
既配五祠。當仍舊無改。高宗功烈無著。豈祠配有別。請亦配五祠。
於是郊丘諸禮。以三帝同配。明皇帝開元十一年。罷之。國朝太祖受
命。以宣祖配享明堂。太宗始奉太祖配。俄又以宣祖配為真宗。復奉

太祖聖上嗣位奉真宗配天以正孝經嚴父之義臣案鄭氏以文武
二生皆配明堂其言非是據孝經止言嚴父配天周公其人也今以
周公言之則武王非父以成王言之則文王為祖二理較然不待議
而判矣齊唐以數帝皆配於經義寧不戾邪

程